

春节序幕

杨卫星

腊八节刚过，村庄的年味悄悄地来了。起初，年味是淡淡的，如同一粒种子，藏在孩子们跳绳、踢毽子的童谣里：“过大年，放鞭炮。炖猪肉，砸核桃……”

没过几天，绕村小河的树上挂满灯笼，有圆形的、菱形的、圆锥形的。红红的灯笼大小不一，印有各种吉祥图案。站在山坡望村庄，无数个灯笼犹如一条腾飞火龙在空中盘旋，照射得房屋、树木绚丽缤纷，喜庆的氛围一下子出来了。

夜幕降临，河堤上观灯者络绎不绝，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人群中，一个小女孩问妈妈：“快过年了，爸爸会回来吗？”孩子妈妈嘴上说还早呢，眼神里流露出了相思。一个春节，两地思念。一到腊月，城市

的霓虹灯不再神秘，在外的人几心绪像候鸟一样，早已飞向家乡那片熟稔的土地。游子们思念亲人，日子却仿佛拉长了许多，放慢了许多。太阳落了，月亮升起了，归期还是迟迟不到。

日子一天天地过，村庄有了零星的爆竹声。春节的年夜饭，家家户户早已准备妥当。食材存放在冰箱，屋檐下还挂着腊肉、腊肠，散发着甜甜的春节味道。村里人爱喝酒，更喜欢喝自家酿的黄酒。每逢腊月，村庄人都会酿出一大缸色泽金黄、口味醇厚的美酒，等到外面的人回来，一家人围炉而坐，品黄酒，聊家常，这是村民久向往的温馨之美。

这段时间，村委会筹备的新年活动，正

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按照惯例，“村晚”是村里春节活动的重点，整台晚会的导演、演员、编剧以及舞台设计、灯光都来自于本村的村民。去年的晚会，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浓浓的乡音要说身边事，要么赞身边人，要么唱身边的变化，引得人们闻讯观看，轰动十里八乡。今年，早在一个月前，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就连远在异乡的游子也拿到了排练剧本。万事俱备，只等春节到来，全村人一起热热闹闹过大年。

眼看着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一场大雪却覆盖了原野，封住村庄通往外面的小路。大人和孩子盼着亲人归来，又担心雪天路滑。村庄东头的山坡上，一群孩子牵着狗，站在古树下眺望。他

们一直坚信，远方那条小路的拐弯处，有一天会闪出背着行李的父亲，期盼支撑着孩子们的新年梦。

有一天，村里的大黄狗发疯般地挣脱缰绳，撒欢儿朝村外跑去，后面跟着的小黄狗、小黑狗狂吠着、奔跑着，四蹄飞扬卷起一路落雪。凛冽的寒风中，村庄沸腾了。人们陆续聚集在小路上，翘首迎接远道归来的游子。背着年货的游子们回来了，他们在众人的簇拥下，旅途的劳累化作浓浓的亲情，说着，笑着，在雪地踉跄着……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最喜庆的传统节日。腊月二十前后，漂泊在外的家乡人会如期而至，春节也在人们热烈的期盼中徐徐拉开了大幕。

致新年(组诗)

冀卫军

致新年

一串数字，或叠加的车轮
像一根皮鞭，在身后噼啪作响
驱赶着卑微，懦弱和无助

低头的瞬间，各色的叶子
落了一地，默不作声
没了颜面和名分，渐渐
被遗弃和忘却

抬头再看，草木吐翠
蓝蓝的天空，纤尘不染
像一面大海，辽阔而迷人

在前行和停歇的间隙，脑海里
瞬间乍现，或回放着一些人
一些事，遗憾地离逝
或艰难地前行。脚步变得轻快

不再迟疑。树上的麻雀
地上的草木，像一个智者
不喜不悲，藏身于喧嚣之中
一次次地磨磨，抵达着自我

日历

“完整，是无用的！”
你的语气，威严而笃定

这是一个漫长而短暂的过程
快乐而痛苦。像一只老鹰

一根根拔掉旧的羽毛，然后
获得一次次新生

有人，在某天倒下熟睡
不再醒来，变成一纸记忆

有人，在某天诞生
接过接力棒，续写着新传奇

开始，告别
终点，开启新的起点

回乡

一个异乡人。正奔走在
赶赴春节的路上，视而不见
沿途的繁华与衰败，在所不惜
大雪封路的百般刁难。绝不回头

过去。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有多少心里话，洒落在异乡的
大街小巷，涂满了
沉默的四面墙壁，甚或悄悄地
吞进了肚子。行囊依旧单薄

邀几个老友旧伴，喝一口
朝思暮想的山泉水，来一杯
陈年的苞谷烧，就上一句
久违的乡音，嗜哑的日子
顿时变得鲜活而明亮。那些忧郁

痼疾，偷偷地躲了起来
满目的欢声笑语，张灯结彩
夹道欢迎希望和新生，熨平了
时间的一道道皱纹和伤痕

蒸年馍

倪双民

乡下的日子一踏上腊月的台阶，人们就要为过年忙碌。最先揭开序幕的是淘麦磨面，为蒸年馍做好准备。

腊月磨面是比较繁琐的，先要舀出一年收成中最好的小麦，淘洗晾晒，然后磨成面粉，选取最白的面粉蒸年馍。

蒸年馍的日子往往选在腊月廿六以后。蒸馍前一天下午，母亲就会用留存的酵面发上两大盆面，放在连着锅灶的火炕上，用大木盘盖好严实。夜间，要起来几次仔细查看。有时，母亲会低下头，用鼻子去闻闻味道，以掌握面发酵的程度。第二天一大早，面团变得蓬松软乎起来，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面团已经发酵好了。发酵好的面团还要添加面粉和碱面，碱面要用温水化开，用量要合适，因为这直接决定着年馍的颜色和口味。

母亲准备好干净的梳子、剪刀，还有精心挑选的颜色深红、体形圆润的玉米粒、高粱颗、花椒籽，以备蒸花馍时用。揉

面是很费劲的，母亲身体微微前倾，腰身贴着案板，倾尽全力地揉着。揉面用的是巧劲，靠的是手感，面揉得好，蒸出的馍不仅白亮且香醇。

蒸年馍，乡下最看重一个“蒸”字，“蒸”字有蒸蒸日上之意。年馍蒸好了，预示着来年的日子会天天向上、红红火火。不同的年馍有不同的寓意：鱼形意味着年年有余、生活富足；桃形寓意健康长寿、身体安康；苹果象征着平安如意、日子红火。

最先蒸的是包子，包子有各种不同的馅。第一锅包子上锅火候很重要，父亲负责烧火，柴是父亲冬日里早就备好的。灶膛里，火焰亲吻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着翻着浪花。包子一上锅，父亲就继续添柴，风箱的响动像节奏鲜明的进行曲，我们则像一群小蝌蚪一样欢快，期盼着年馍出锅。大约半小时后火势减弱，再捂七八分钟就可以出锅。一锅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包子白生生、亮光光地冒着热气。母亲欣赏

着自己的杰作，欢喜地说：“哟！今年的馍蒸得真好！碱放得合适，面也揉到了，馍颜色好，形状也好！”我们则在一旁欢呼：“不但好看，还好吃！”母亲用她的面手在弟弟、妹妹的鼻子上轻轻刮一下，看着他们的白鼻梁，一家人都发出了醉心的欢笑。我们各自捧着自己心仪的热包子吃，笑声搅和着水雾钻出厨房弥散到冬天的寒风里。

接下来，母亲还要蒸花馍。蒸花馍是年馍中的重头戏，需要耐心更需要技巧。母亲捏块面团，先揉成球状，再在手上有节奏地团着。只见母亲轻轻地用手按了按，面团变成了前端略细的扁圆形状，再用灵巧的右手在左右两侧捏了捏，捏出了两只蒲扇似的耳朵，接着用刀在前端轻轻地划了划，用小拇指甲轻轻按了按，紧接着摞上深色的高粱颗，用梳子在前额上压一压，一个憨厚可爱的小猪头即刻呈现在眼前，眼、耳、口、鼻一样不少，栩栩如生，我们不禁拍手称奇，想争先占为己有。母亲笑笑说：

“不要争，给你们一人都做一个，咋样？”弟弟、妹妹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欢笑。

捏好了小猪，母亲开始做兔子。一块柔软的面团在母亲的手中像变戏法似的，片刻工夫长耳朵、短尾巴、红眼睛、三瓣嘴的小兔子蹲伏在眼前，四个短小的腿脚似乎在轻松舞动，看起来小巧调皮、机灵可爱。

做面鱼对于母亲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母亲还会做一些面花，有莲花、牡丹等有吉祥寓意的不同类型的面花。面花出锅以后，迅速用桃红、橘黄等食用颜料添色，使其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在一卷、一压、一划、一捏、一摞、一点之间，一朵漂亮的花儿就会自然绽放。

最后一锅年馍出锅，一家人才稍稍松了口气，尽管辛苦却快乐着。岁月匆匆，一晃多年过去了，当年蒸年馍的情景依然清晰。又到了蒸年馍的时候，村子里又荡漾着新年的馍香，为新年的幸福美好酝酿着芬芳！

商洛山

(总第2554期)
刊头摄影 吴书怀

剪纸里的年味

俱新超

一季冬来，暖阳杳杳，天气柔情妩媚。年关临近，爆竹声声，灯笼高挂，小孩子纵情地在街角一旁追逐嬉戏，祖母、婆婆们则倚靠在朱红大石壁前剪纸迎春。年，就藏在祖母的花样剪纸里。

祖母剪纸手艺精湛，与同村年龄相仿的婆婆们敲定时日，齐聚戏楼一旁。她们以戏台为桌，自带红纸与刀具，剪刻诸样形，早已熟稔于心。小孩子忙于奔跑，疲倦时，慵懒地搂抱着祖母、婆婆们的胳膊要学剪纸。祖母允许孩子们临摹，颤颤巍巍扶正铅笔，临摹出的花鸟虫鱼，祖母再把手按照疏密关系，线条粗细，微微修正。剪纸时，她纹容屏气道：“临摹画稿越细，剪刻起来越省事。如用刀子刻，画面与纸全贴合，四角固定于蜡盘之上，花鸟先刻细部，再由中心慢刻向四周，从上到下，从左及

右，由小到大，由细到粗。”祖母有心教授，孩子们却似懂非懂。她细剪慢刻完后，一张张揭开。绒面纸光滑，易掉；单宣纸轻薄，易粘连，地向纸内轻吹气，粘连的纸就很容易揭开了。记得有一次，我捧着剪纸一路飞奔，众伙伴紧紧不舍，藏在剪纸里的年味，在追逐打闹间已悄悄晕开。

剪纸俗称“窗花”，可剪、可贴、可刻，镂空成纹。贴在窗上的叫窗花，门头上的叫门花，炕上的叫炕围花……民间剪纸所剪

图案，贯穿四时节令、婚嫁嫁娶、生儿育女、劳动生产各个方面。祖母、婆婆们的剪纸构思新颖独特，剪刻工整，她们剪的“双喜临门”“喜鹊闹梅”“鸳鸯戏荷”“二龙戏珠”线条分明，粗细适宜，翻飞的剪刀、刻刀在她们的粗糙灵活的巧手里一开一合，一旋一弯，带有生气的一张张剪纸就出来了。

我最喜欢祖母所剪的十二生肖剪纸，十二种不同的动物，每一种都代表着非凡的寓意。“金钱鼠”“牛气冲天”“金龙腾飞”

“蛇来运转”……熟悉而又神秘。祖母、婆婆们剪完后，我会仔细看，找到家里每个人对应的生肖，邻家婆婆逗趣说：“瞧你们像猴般，过来给婆婆撕红纸。”我们就席地而坐，数红纸，学剪纸。“金龙腾飞”剪纸是花费时间最长的，龙的形态集中了许多动物的特点，鹿角、牛头、蟒身、鱼鳞、鹰爪，是威武和力量的象征。祖母刻龙、刻花、刻字，因镂空较多，且不容失误，我坐在一旁，只微微出气，生怕祖母剪坏怪罪于我。

每年，祖母将剪刻好的“富贵牡丹”“春满人间”“和和美美”交到我手上，我替她贴在明亮干净的玻璃上，剪纸繁而不乱，艳而不俗，象征着平安与幸福。

剪窗花，看窗花。祖母的剪纸犹如一株常青藤，每一年，年味都会在她的剪纸里早早到来。

诗潮

